

見素林公文集



見素集卷之十九

後學黃佐校正
孫男及祖重梓

墓誌銘

明尚義官洋城林公質庵墓誌銘

予兒時林公質庵以察使子入郡庠買屋吾聯桂以居與先都憲相友善若親弟曷配黃孺人與先淑人亦通慇勤若娣姒然蓋同出于林亦同出于黃也公常寘予膝間孺人菓食之後數年公解學籍尚義冠帶遂還洋城城府跡甚簡至則先都憲爲供具道草事爲色憂爲謀宜子之妾

身身集卷之十九
金
最後陳果生公瀕薛生女嫁李穆者公是時年踰五望六
先都憲具書語予喜甚予辭右轄居于家公以公瀕來見
禮爲三加賓字之景行娶方大叅璘女連舉文昂文楫二
孫人曰公善人天其果定矣弘治癸亥 月公遽有公瀕
之哭痛不可忍病數月以終十二月初九日也生宣德己
酉四月一日年七十六公瀕僅一十有九方氏婦年方二
十有一矢志婦節以鞠育二孤立林氏茹荼集棘剛男子
殆弗能堪方視無苦正德己巳啓深瀆之藏塋公及黃及
公瀕及公無子之妾王氏癸酉又乞其父大叅狀事行屬
其兄太學生員以二孤來乞銘則稍稍長知讀書識禮度

矣員曰妹氏不爲慈廢教督之甚嚴予摩撫哽咽幸且深
悲之嗚呼公懸注公瀕父目存心寄恃以自解者何限而
竟失之其如何二孤呱呱寡弱婦又出純綺之女身後事
殆不可憑庸知方如是烈耶天終祐善門奇其遭以張其
節如此公孝子闕下之後銀青光祿大夫柝之子應始遷
洋城十有六世爲月月生榮以察使初恩贈按察僉事察
使諱坦母鄭氏贈宜人繼朱氏封宜人兄弟九人公序第
三蕭母出也諱銅字尚遠長身鶴立口訥不能言體不勝
衣擇足而後動服御樸素積厚而藏以深非媼賓旬日不
出戶限見者不知爲富貴公子尤盡孝敬道處兄弟利不

先窺身獨勞無怨姻黨之貸不責息必酬族之貧衣食教導之仁厚恭謹之譽播于族以流于鄉邦以達于其邑若郡倚信之授以事數數謝弗堪洋城斗門圯且瀕公居則出當其任財節事妥郡守王公弼禮勞之延致鄉飲賓席嗚呼公藏才于晦非迂左者醇源伊鑿猶幸若而人在羲皇世謂無懷者非歟銘曰粵在大初溟滓未牙二五紛錯物彙乃加智鑿巧剋原本非故公壽渾樸不文以素恬養韜默而以義肥百動攸寂拙巧同歸一崔業傳來遲去速猶綫脉存宗祊斯屬烈烈新婦栢舟死矢畢力二維不我有已勒銘幽貞亦載竒蹟後于斯年永視茲石

明資善大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彭惠安公神道

碑

弘治乙卯資善大夫刑部尚書致仕彭公從吾終于家正月十一日也訃聞 孝宗敬皇帝哀悼贈太子少保謚

惠安遣官諭祭而經紀其葬之事葬之新亭丙辰鵬月十七日也其既誌其略于壙又序公之文以傳矣及是正德癸酉公冢孫郡庠生輔請文于石公諱韶鳳儀其字其先自戊公五世居涵口而益積于體正于思孝二公則公祖父也皆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妣陳妣林皆贈淑人公父故儒者代門生陳燮名舉責竟代償五百

金產幾于盡父歿妣負口食之虞公從容開譬授徒以續其匱景泰丙子舉鄉薦明年第進士爲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憲廟朝疏言張夔不當爲僉都御史宜用王紘李秉葉盛副人意言周遵不當以貴戚奪民田傷國本宜還民再下詔獄賴言官論救得釋爲四川按察副使疏言藩府葬祭差中官勞擾行藩司便爲廣東左布政使疏起陳獻章爲翰林檢討疏總鎮顧恒取方物監舶韋眷請均徭六十戶充私貢非宜俱見停減最後言梁芳第千戶採禽鳥花木擾民忤旨調貴州居九月擢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蘇松等處入爲大理卿坐

論星變過直道改舊職巡撫順天整飭薊州等處軍務值天象示變疏言時政及糧運數事孝廟初臣僚交薦

王端毅公及公數老人望當顯用端毅起爲吏部尚書公爲刑部右侍郎奉詔巡視浙西劾罷守臣一人尋兼

右僉都御史整理兩浙鹺政疏言浙西鹽利倍浙東而浙東亭戶抑配尤甚宜定折價之輕重及減溫處課額事竣還朝倣鄭俠流民圖圖竈戶窮苦狀以進進吏部左侍郎與端毅莊凝重靜人不敢干以私庚戌彗星見天津疏言正近侍慎官爵厚根本減役錢其正近侍謂內臣言輕重能爲禍福今利源盡出其手分例相沿虛名實支誰能

詰之凡章奏允而後下無復論奏是失政體也有犯多從寬免有毆人死不問有論死尋原是失刑柄也第宅服用踰制蓋祠請地非分之求曲允無禁死而葬至與銀八千兩望折其氣以服其心職務終於所司威福必求已出末言午朝 祖宗勤政之典乞師其意惟議經邦急務如有大陞除有大災異有大邊報工程囚犯於 御前評議可否不惟國是定事體熟而群臣邪正優劣自辨 孝廟嘉納爲刑部尚書安遠侯柳景總兵兩廣賊累鉅萬爲都御史秦紘所發公抵以法景挾戚畹干內降擠紘公執如初竟不能奪會旱求言疏言會議荆庶人奏及他奏間

踰旬日方得

上旨恐涉少斷內使王萌苗通高求犯

死得充淨軍恐殺人不死無復畏憚乞勤政守法宮中府中爲一體昌國公墳塋宜量減工程陵戶勇校等役宜量限優戶權璫憚厭之連摘曹屬細過怵公公不爲動以疾在告既連喪濬瀚二子密定憲三孫衰以漸累疏乞休

上勉留再四命近臣以醫來視既之椒丘去端毅又去

公益孤去意益決甲寅六月復疏者三

上憫公懇誠

特賜允命乘傳以歸有司月給米二石歲給人夫四名爲國愛賢者猶望公卒佐 明天子興太平之治御史宗彛等復群薦之 朝然公亦疾以老不復能當世責矣生

宣德庚戌九月二十二日享年六十有六元配繼配皆黃氏贈封皆淑人以卒濬鄉貢士婦陳知縣裕女瀚奏授嘉興縣丞婦楊僉事琅女再婦卓察使天錫女女嫁余主事徵子楠輔濬之子婦陳御史茂烈女實則瀚後也公間氣收之吾閩而關之國家豐亨之運學以儒者爲宗省察性情清其心以求聖賢氣象澄潤淵未人莫窺其際方不忤物廉不近名容禮若甚溫而嚴冷自不可犯弱冠出已意作長義攻舉業者宗之鄉薦學故有贖金諸生輸納良苦公始郤遂爲故事鄉國物品在人在刑部屬屈儕輩直出其上四川樹植風紀燭伏稱神明開邑劉者與其族爭里

役陰嗾安岳扈氏焚滅其家男女二十有一人死府久不決公訊而服定遠曾者乘其從兄避盜掠家財以去比覺聚群小夜殪之盡其家一十有二人死陽訴于公公訊又服淫祠多見焚毀司有五顯廟碎其像易以清獻趙公神主寅案相觀濁風爲之一變在廣東廉問疾苦而罷行無倦挺身當怨必欲事事不涉厲民補吏以書工拙才遲敏爲屬大小事劇易之差竒請杜絕公堂宿垢滌以盡貴則又然巡撫一居鎮靜吏不敢欺士民相安其愷悌凡歷四省兩直隸人愛若親父母巡歷願先入爲快留則樂去則憂別則走送泣下惟不利于貂璫及爲眉州宜興二柄要

不樂宜興至死猶追憾予巡視江西適椒丘物故爲疏請
謚并致不平于公畧曰臣聞彭韶何喬新在刑部屬並負
時名積官俱至尚書韶忠亮懿醇喬新貞方恭慎又各儒
術精究吏事熟諳得古人之深以同任天下之重當時言
完名純德文學政事節槩屬心焉韶歿有贈有謚具悉
聖天子優異名德盛心然韶文有也忠與正與肅與獻則
又有也不知議謚之時何取惠安之義率不類其爲人無
足服中外之心以取後世之信欲下廷議易謚與椒丘兼
畀以文事雖不行士論稱爲快嗚呼公則固遇矣道大行
矣然非究其至也端毅椒丘我公弘治初年三大老盡矣
由今視昔其有餘慨焉公所著有從吾滯稿若干卷奏議
一卷名臣錄贊三卷政訓一卷天曹日錄秋臺錄北岳代
行錄各若干卷續脩莆陽誌十卷成都誌二十五卷某生
後迹踈風味同也銘其容已耶銘曰 皇明撫運世有文
武元貞氣完嶽降申甫烈烈惠安遇我 英宗又我 憲
宗又我 孝宗純誠允諒忠蓋始終邃學壯猷茂揚中外
人有鳳麟國有著蔡弘治大老端毅椒丘公叅其間千一
其流基有唐虞翊有堯舜爰及都俞 天子之聖 帝念
遺德曰予易名曰予贈祭曰予經營言則惠安兩峰峩峩
萬目之觀

明進榮祿大夫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劉公神道碑
弘治丙辰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工部尚書劉公梅坡三上
章致其仕情懽而詞益哀 孝皇帝憐之加太子少保還
之延平途給驛家給廩月爲石者三給役歲爲名者四所
以優念者勤復 上即位就家進榮祿大夫優游鄉梓者
一十有六年正德辛未以上距宣德己酉壽八十三以逝
訃聞 上賜祭者二啓萬夫人鳳山賜藏合焉公諱璋廷
信其字幼孤萬夫人安節忍貧育教之遂知奮勵砥行劬
書闈闡一室間如也天順丁丑第進士爲戶部主事郎中
佐會綜焚吏無得胥篋以窺微利稍暇繙閱書史以開廣
聰明暢文辭而精之隱然公輔之望不涉速化久之叅大
政山東東人饑道殣相望薰蒸成大疫同官五人染其三
以死公視無怯水爭蛟龍陸走埃氛窮僻邑以至倒庾勸
分藥病而掩骼心力俱盡民全活爲多遷浙江右布政使
尋轉左浙歲儉米二十有二萬而畸軍食告匱幾爲變公
徑支積餘二萬五千兩給軍方請後聞之罪時王端毅公
爲巡撫賢而容之公復經理爲後繼者疏存留鹽鈔易以
米而稽其屯之額以爲定支窮見至隱利孔塞吏奸抉于
是用給猶餘藩之政爲之一清擢總督江淮漕運兼巡撫
右副都御史時河洛飢南京主事張倫疏割漕米八十萬

石由黃河入汴以濟 憲廟可之命公運其七倫運其一
宋漕規江不入淮淮不入汴河性悍急非江淮之舟能濟
倫未考也公募巨艘與習河勢者並運而前覆者溺者核
其實無問河洛得濟民全活又多明年江淮飢公先事處
分倣范文正富文忠拯濟諸法舉而行之蠲其租罷其歲
輸供應民全活又多鄖襄蝗大作公又巡鄖襄有夢者曰
巡撫至蝗滅公至大雨蝗水死以盡又巡四川令民輸粟
補吏稽司屬贖刑入粟之多寡以驗廉墨積以石計者百
萬而餘人疑其迂比再歲連饑深賴爲濟不足猶取粟于
荆滸游而上始服老成計事之蚤民全活又多其它復竈

丁之輸銀解部以准除鹽課種馬限年責駒以二歲始以
二十歲止爲常解備用馬匹不責地產定爲直匹一十有
二兩解部與寺給軍自買而會驗其直之當印馬改差御
史代武臣以杜漁利運軍京衛外衛一體支米在淮南時
也刁農鷺兒鵠鴿烏都鷄公五寨夷負險絕糧道公宿兵
二路示夾攻以智將提勁兵入問其罪夷懼誅降播州宣
尉楊輝溺愛其庶子友賄其鄉當軸爲立安寧宣撫而官
之友遂謀奪嫡誣其弟宣慰愛有反謀下刑部侍郎何公
喬新偕公案驗發其奸除其司割平越一所官兵守之友
褫職銷印置之保寧周防慎密部下帖帖以靖在蜀時也

入爲工部侍郎遷南京禮部尚書又入爲工部尚書營建
節省與彭公從吾張公時敏同時稱古意公不治生產旣
歸敝屋猶故戶之稅不盈一石童僕鬻販自給裕如也謹
潔宣整無躁動無疾言舉武不差尺寸三事標表有東郭
順子之廉子產之惠一念人國庚午予再起征藍深惟進
止之鑿則以問公公曰事關安危在老夫即日起是時公
八十餘矣老成憂國杜祁公是心也劉有厚德祖彥高考
通俱錦衣衛正千戶累贈資政大夫工部尚書祖妣鍾與
妣累贈夫人配累封夫人子三男皆不舉一女嫁爲蔡指
揮貴妻亦卒爲公後者從孫華親賢擇也嗚呼謂有公嗇

一後若是耶天之道何如弘治初詔大臣各舉堪爲藩臬
長僚者公舉俊時與公未相識也古者辟薦不謝至死則
赴吊公非俊知己墓道之文容非俊責耶公所著有梅坡
集清永成一家言賢聲偉績義得易銜名董狐之公宜不
爲身後冷熱異態意有待耶詞曰光嶽精英鍾爲鉅人生
此王國爲鳳爲麟天佑皇明七葉神聖作周于禎不顯以
盛明良四代公起其間靖共慎密有重如山不競不綵于
惠且直士以範型民以衣食敷歷中外肅肅在公帝曰勞
臣作朕司空有譽有年禮不筋力寄懷故棲良坎丹碧言
歸言旋于狎巢許松桂盤桓海鶴儔侶物忌于完白傳弗

嗣士會亦新御龍孫子

明封文林郎大理評事林公槐庭墓誌銘

封評事槐庭公之卒也子知府富由寧波來奔壆石門奉公從父弟按察副使孚可所具狀請銘其墓公林姓九牧端州之裔予族諸兄也英爽美姿儀銳心問學從世父兄曲靖知府舜卿公治經既夜午猶書聲琅琅予爲之私愧曲靖公既進士意必及公父之知厭舉子業以詩自鳴群體雜出往往有竒思率直善飲飲人飲於人無不盡量防畛不設而不流爲同公私事無一遺落事尊府封順天推官公彌宣妣贈安人友其弟考功郎中塾黃氏方氏妹盡

子道兄道塾富教均而嚴遂同第進士京推與公同日官封富忤逆璫落評事爲丞潮陽尋又勒致仕猶惡報紛沓公憂憤鬱結一付于酒家常苦無繼曰恨不爲東臯子待詔門下日給酒一斗彭澤令公田盡種秫李翰林裘馬易醉嘗酬賀客按五香法造酒二石自飲其七客僅飲其三逆璫旣正法時事就清富起郡丞尋轉守公斷飲自制而疾已弗治正德癸酉六月念又三日也生景泰辛未六月二日年六十三娶鄭教授遷善公女繼方教諭和叔公女封孺人子卽富女嫁郭汝華朱道明黃于深鄭以調孫萬仞一陽四明孫女二曾孫曰金墓在公曾祖同知洪公左

壠與祖潛夫公面相望壘公從右次則方壽藏富之婦張
 婦翁二孺人左而耐焉嗚呼公學不事進取聲色俱澹而
 行無可疵獨未忘情于酒其達耶托而逃耶抑心固無醉
 與流俗之溺異矣富趣尚甚勇不奇曲以直安鑪鞴行理
 有聲可謂有子矣銘曰仙籙謫真下為逸人隘視物表九
 宇一塵雅調傑詞陶情阮思有戢其華寓醒於醉有作有
 述眾湊群和神理忌完蘭摧玉破穉梧新桂有蔚斯阡有
 騰晶英有葉有年

明承德郎致饒州府通判事林公古廉墓誌銘

饒州兄源庵公之疾某視之日再至比卒哭而深悲之士

夫者人援私謚于某曰貞曜貞晦者例也私謚源庵無古
 廉宜二庠生復言之提學姚公英之與在鄉賢祀典公孫
 夫方方伯壽卿為謀掩幽之石陳氏甥提學玉疇為具事
 狀子璧孫乾芳奉以請嗚呼是銘也無所謂伯夷傳郭公
 有道之碑者歟公志尚高古視世齷齪無足當其意所生
 父監元公時樂母吳孺人也愛之專所後父邑博公時望
 母吳孺人也愛之又專邑博之遺女兄弟曰與則與曰優
 則又優自薦丙子凡五試禮部竟就吏部試通判饒州自
 安澹苦粗綿大葛食一菜公出食亦一菜間以細鮮廩餘
 責之供者以去人稱菜林當事直前無忌避輪蹄軋軋遍

湖之東西風宣滯流人得安事分豪食風爲阻鄱陽珠湖
藩府專爲利未豐湖田要人亦專爲利公盡奪還民上供
陶器主者爲居竒公疏其擾德者廣以泛柄要之忤獨積
以專吏部課在優等一日傳落本有名侯察使嚼齒戟髯
抗聲白其屈曰江右官皆可去漢不可去部爲慚忤然竟
無敢抗以解朝論大譁江之西又大譁饒又大譁留之旣
不可送之境上群號泣爲別別旣眇眇自失子良庶毅群
繫戀有今焉嗚呼其亦可僞爲耶公挺身當怨心嘗在民
不涉爲妻子私地督運京儲途費以代民輸俸餘以築公
路官九年囊僅白金猶幸先人遺業配王安人銖累粒計

百意爲挽拽饒仕閩者爲立其子故食宿給衣無至褻裂
晚年祿養于子以裕身爲物觀義必先倡俚兒舉事惟恐
及公知爲短於是乎有型範焉卒正德壬申八月二十二
日年八十三子珙璵先卒璧驛丞汝明典史孫八人曾孫
六人女孫女十六人雲洞祖塋右股公遺蛻在焉嗚呼吾
林仍襲清白僉事公會歿無棺中允公長懋名菜林員外
公長清敝袍自適孤風遠韻鄉族炯炯然至于今光氣廉
濁立懦公嗣有餘烈矣公諱漢字曰景源銘曰叔風襲流
物惡其上競附群趨芳潔誰諒鶴琴世遠落落無同一錢
盃水先生之風

明贈承德郎戶部主事前埭鄭君敬軒墓誌銘

鄭名大姓倡莆學以振初響南湖三先生也三先生露爲盛居前埭者四世孫評事臯始與林鱗次仍世有媿二祠翬接每旦日林詣鄭鄭亦詣林交拜祠下成禮而後去龜組承襲二姓相頡頏青烏家附會之有前埭一青龍之識父之鄭仕籍稍稍異猶儒官肩立予年友瑗猶舉進士爲儀制郎中有名啓學源清之父子雖雌伏林下猶隱隱然儒紳風素農末作耻之家竟落傳敬軒殆不可爲支柱猶強挽拽續口食時弟妹之昏嫁其執役海上也主帥廉其畏謹引入幕其所主畫徃徃符法意有過政掖護開解德

者多以無怨成化丁未以上去乙亥裁三十有三年忽疾轉亟人曰邦禮子玉方九齡嗷嗷然在襁袍家如懸磬何恃死謀爲醫禱弗效方是時王無昌黎氏之兄嫂孤寡無瘳附皇甫氏之外家其有異范公文正之境者乎而堅忍自割若無其貧固知鄭氏有後也稍長眉目清發其美如冠玉錄竒書輒心記爲高南窓鑒識延教家塾黃藩叅仲子瑞普異之妻以女王領鄉薦上春官留教浙浙閩帥崔君胤之子衛帥某又異之又妻以妹辛未玉第進士爲戶部主事以年勞贈君承德郎戶部主事玉配贈封皆安人物色者之望其副耳矣清門落姓所恃者澤未斬耳譬

之古木枯悴重若可憐而孤根未撥由蘖漸長拂青烟而
凌層漢固有待也鄭之起亦勢然者重以王之自振耶予
名好獎士王與王秋官時行始發解以予一日長來詣雲
庄深器許之二君果善植立孤蹇中以自標異遂爲來賢
私慶幸名家之有後而王得勉伸情事以銘予請嗚呼是
固起墜之觀世風者之責王之志可哀而王君之狀其足
信也其容辭其容辭君諱楹邦禮者其字碧瀨之山鄭之
祖知府郎中公之藏之左祖之藏卜焉祔祖者君正德乙
亥正月庚午者葬日也銘曰有歷亦年有施亦仕有要終
竟曷齊曷否有美而貧衰莫心死視履考祥有粵賢子龍

光離離岡樹騰紫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忠宣公神道碑

銘

國家仁育區內元氣毓和名人間出以茂贊鴻猷彌成弘
治之治若東山公殆非偶然者公諱大夏字時雍上世東
平劉氏宋都統制寶從岳武穆平湖南隱華容之東山十
三傳爲公未名楊文定公爲之名未冠黎文僖公成之學
發解首爲進士爲庶吉士與李文正公同讀書中祕主事
職方郎中車駕而復爲職方也名逾起中貴人獻取交南
策索故籍匿其籍朝鮮貢道由鴉骨關迂迴數大鎮達京

師奏由鴨綠江便公曰 祖宗微意孟密賂立安撫爲滇夷患固有以阻之於先者矣虜犯雲中師失律檄書告急倉劇有餘辨權璫大異屬意薦少司馬亟求叅知閩藩進兩轄尋進副都御史有事河決自上流孫家渡䟽三十里四府營䟽十里聯長隄以分大名山東水勢而別河張秋之南以行運舟河就馴 璽書褒賞入爲戶部侍郎宣大便就糴爲勢家利公別儲募商民寬士飽乞告起左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兩鎮出私卒十三村數盜爲之衰止入爲兵部尚書 召問所辭故曰民貧恐生變本兵重地臣無敢來數日再問徵有常制曰近恐不止常制問兵曰與民等貧舉鐸木香材無藝之征與轉漕番操了責私役諸苦 上曰豈知至是 詔諸司條弊政與分外之徵䟽聞淮南思變爲寢問歲儲不給財何在曰廣闔省歲廩與中鎮歲索猶不相當 上諦思乂曰求如鄧原麥秀者用無寧已盖庶璫也又問安得泰平如帝王時曰求治亦難太急但如近日與臺閣議當而行乂之自治苗達乘虜報欲劫營 上語公因及未樂時破虜之意公曰當時丘福兵俱陷近河套亦幸免且今兵力不逮未若戰守爲計時戴莊簡公在側贊言是 上曰徵二臣言幾爲所誤其肅副將魯麟恃部落要大將不遂棄歸願撫其衆奏至 上問

公公曰第敘其先世歸附之勞從其奏兵權去無能爲麟果怏怏死是時上慨然君臣相與之盛凡召公偕莊簡爲多名而不官至幄前左右却立大政事大封拜大釐革密議移時間及左右未對曰畏之乎曰猶疑朕聽寺人之君語又起踉蹌行上老之令扶以出不受私贄與金請老命温旨爲諭留有間密語之備忌公無獨異流然者薊州密雲保定繕城增戍奏還其番閱萬兵隱然京師兩腋有造飛語宮門者上曰是豈外人可到有不得私役是軍者至是上眷益深公之任益重知無不爲世方改視而孝廟升遐公亦致其仕去柄移逆瑾縉紳羅致以盡

尤甘心于公芳宇贊之逮致詔獄得屠公瀟救解猶戍

甘肅瑾誅釋還道復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歸六年丙子五月晦日雷電風雨大作已公歿壽八十一高祖光祖曾祖必弘至祖御史公行簡父察副公仁宅並贈兵部尚書妣配並贈夫人公開朗平粹休休然樂善貴不忘貧與人言忠孝教士廉謹教子孫士農不乞蔭預卜壽藏所居西五里僅記其履歷大都父之追賜葬祭謚忠宣錄其一孫國學俊忘年味似虞公夢公率寓詩于隱公亦爲予私念更燭情事無復山東聽雨時矣神道之文祖修之請抑公之欲也公清約如知白先憂如希文公望如彥國

能處大事如子明忠結 主知望實孚于中外問安否于
裔夷其仕其止其世可知也銘曰粵古在昔嶽降星精遂
猷方格坐廟以行黃髮詢茲底裏孚契如水如魚于斯允
儷良臣惟聖商實維賢于是獻替一日三宣風時海馴遺
弓斯泣悠悠蒼天斯日何日秦陵昂昂岳俯一方公化在
東公神在旁

明奉政大夫山東按察僉事中江劉公墓誌銘

五清劉先生尊甫奉政公之歿去今四十有八年有狀有
表傳者四而銘闕焉以屬于俊曰瑞無有苟爾矣嗚呼俊
惡足當先生之辱哉友其子以銘其父宜公諱時數字用

行別號素庵曾祖得賢元季避地自平江徙內江之中江
居焉傳友義傳鑑是爲公父封承德郎刑部主事母曾封
安人劉世德隱承德公尤孝讓以載植有家六子伯氏仲
氏有仕偕意尤獨公平異責所必成公亦力取自副年二
十五魁于鄉又四年甲申第進士爲刑部主事轉員外郎
又轉山東按察僉事分按東兗終訟積數百事逮數千
人就繫動數三歲公裁決浹月而盡訟爲之衰濟南北旱
先期民禱蠲租平糴藥疾食瘠招流而瘞殍力且價獻計
巡撫以亟請于 上得發米二十萬石銀四萬五千兩錢
五百五十餘萬民賴全活東人安公公亦不東乎薄也甲

午巡淄川疾作猶強歷數縣至長清輿還越七日不起二
 月二日也年三十九察使王君琳提學楊君琅檢其笥敝
 袍數襲俸遺無十金問其僕泣曰官人祿致二親故業讓
 伯仲而盡無獨無歛存亦無生為也偕僚貳悲之時五清
 穉弱田太宜人慟哭五清亦慟哭哭絕復蘇蘇復慟哭聲
 不忍聞又悲之相與為歛言之巡撫為護歸其喪于是丁
 酉乎塋公高亢勁直法用仁施仕不學廢視天下事若不
 足為權璫有事于東踏先避青守假力求薦考竟下庶僚
 甄別銖兩不渝覈邊儲議兵食風裁駿發臺察無過者著
 述思親有說自警有箴教子有記凡詩文有集在同年友

李文正公郎署友彭惠安公張莊簡公意皆有所到公獨
 不謂然然有子五清文重詞坦忠謹動于朝著以有茲貳
 卿公進奉政大夫田進太宜人後之償未艾三公或未然
 者五清即瑞娶汪封孺人孫 孫女 墓太平先塋左次
 銘曰楚時蜀居此維與宅松茂竹苞爰續維百儲祥啓淑
 篤生臺臣四時屈蟠世舊而信庭絕寃稱巷有頌語賑食
 奚從天子之所人肥我瘠厥疾用罹于賻乃殮黑風辛悲
 家之寸遺自有餘瞑言嗣徽音厥終有令

明進資善大夫四川右布政使致仕例進一階翠

渠周公墓誌銘

昔者壺山崩或測所應于予予意必翠渠翁一夕夢登公堂空一機書歸休二字其上覺而測曰噫歸死也謂息爲之休空一機世機乎息矣行其庭不見其人公殆爾矣時壽八十九未數月果病移席中堂子大謨鎮海掃松乎至遂逝正德戊寅七月八日也嗚呼其不可作矣周出清江上廊仕族公諱瑛字梁石號蒙中子白賁道人翠渠其最後號也父諱舉贈奉直大夫知州尺籍鎮海公生鎮海長于莆神鑿臞古博學善文往往有竒悟景泰癸酉爲主司聶大年所知置魁亞又與陳公公甫賀公克恭友善危論高氣間取夫名者之忌第進士出知廣德州賢旌授誥然

猶歷九載始南京儀部正郎又三年守撫州又五年移簡鎮遠夫以清華論思之選臺省之屬曾無公一席之地必州外之夕淹之南冷之撫困之至居夷而極矣王端毅公爲上宰進公四川大叅尋右轄端毅去公亦服憂潘太宜人旣望七之年無用世志矣言者薦公可用 孝廟意有所屬而公以老請遂進資善大夫致仕尊號例進一階公政用寬繼用嚴繼復靜暇舉之教民有禮課士有程不舉女有禁祠山有辯陂水利著政本第輸納著政均立保甲著政原鎮不鄙夷其民文教之修亦發端于此矣藩政別立老格猶以古見迂世之求人者蓋亦詳矣公廣德有祠

有志蜀有志今更能固少也性不視生產祿入娶三婦嫁
其七女急義期功之承凡出費無問大謨出亦無問家竟
落雷尹應龍助以金於是白雲乎壅配先宜人陳繼宜人
吳吳今壽八十四子大櫟先天大謨取兩魁爲進士亦天
南鳳南鵬南鸚三孫傑立後之起足信所著有翠渠集經
世管鑰律呂管鑰字學纂要詞學筌蹄地理著龜周易叅
同契本義漁仲潛夫力取嗣響予上之學亦深有意焉予
族孫僉事近龍公子婿也狀事行請銘予敢操是筆告夫
公者前輩舊學抑予銘信也銘曰藏聲卷迹魚水是逢不
有偶也齊瑟徒工蒼珮彤班天顏咫尺不有偶也朝不一
日弗副其長以酒其左牧其疲人天子命我退而有作尚
白誰玄粵有楊子我公其傳

見素集卷之十九

見素集卷之二十

後學黃佐校正
孫男及祖重梓

碑 墓表

重脩岳武穆王精忠廟碑

乾坤復位孰從而焚之河漢為東孰從而潰之嗚呼覆水
不收長城自壞人事歟天事歟昔三叔流言天動威以彰
周公之德郊迎以歸後主委國事孔明而聽之規有混一
將星夜殞與姬絕劉天之意異也岳鄂武穆王之禍天意
從可知矣慨自紹述說行群邪蠱扇善流布滿嶺海貽有

靖康金虜之難二帝北狩中原失守康王卽位于南京當是時將相無足繫天下之重絕意恢復專主和議王文武忠孝聲春秋討賊大義于群暗獨倡之時謀預機先變隨敵運用能手平劇寇志殪強胡前後數百戰無不奇捷走兀木朱仙鎮破之金人沮喪號令不行燕之南金將密受旗榜兀木懼欲北遁兩河忠義嚮風焉復中原清朔漠迎還二帝一渡河間爾而速詔班師竟出書生之所料使垂成之功墜於一旦故地復爲金有檜奸志猶未伸也重耳心王父子以死弼宋右金挾國讐以自固也彼張俊者和之宋亦和之獨何哉嗚呼此宋之所以竟南爲厓山兆也

歷考名將無王之烈亦無王之寃者古今一大憤也王相之湯陰人歿二十有二年當孝宗立首復故爵頒封諡葬之杭州國朝與在配享而杭相專祀付在有司其賜額相曰精忠杭曰忠烈祀宇內者不可勝載王之伸在爲之不足而賊檜之奸筆誅口罵與王之褒頌同其無窮好事者至樹檜剖心鑄奸像鞭之殆刈噫檜之奸未料此也邪害正奚利哉總鎮崔公居與王鄰昭明風烈飾廟貌新之礪堅貞屬紀王績追誦疇昔有餘慨焉辭曰於赫武穆文豪武雄矢心涅背報國盡忠百戰艱危經營十稔誓復山河還軫二聖天不北宋鬼臆豺聲金牌十二煨煉獄成地

黑天昏日星載覩祀有牲醪錫有茅土奕奕新廟風旛雲
駟於昭厥神率土乞靈

惠新立文公朱先生祠碑

泉之惠安故未有文公朱先生祠常熟陳侯迺以進士來
令請部使因靈女宮立焉不費而功告成亦善變爾矣夫
道正與邪也正難悟而邪顧易以惑故邪常勝正鬼道盛
而人道衰心爲之不正矣君子有獨知之智獨斷之任以
自執開悟歆發之機靈女何神顧使世血食茲土爲吾民
厲哉然非立其本以勝之庸知不爲後之復羅池立廟在
子厚人猶倡爲之矧靈女鼓奸群愚崇奉復固其所耶本

自吾道始道至夫子而盛至朱子又盛窮造化之原達聖
賢之蘊固孔氏心法也身綱常之重以獨收繼往來開之
功固孔氏家法也道大難容豐其有以畜其遇直俟夫來
者之尊信家有其書人宗其學以經綸大經衡量大政樹
道聲儒烈於天下然後朱子之範型無易故自婺建之鄉
與夫宦寓旅寄莫不有祠而一判同安再視漳郡往來講
道于莆者屢屢惠均過化之地而祠獨無舉其非誠闕歟
斯侯之仍力承匱塞弊絕萌植本崇儒開迷警寤以昭示
民極使朱子之道如日中天水行地曉然知所由興起焉
則趣尚齊薰蒸一相湏爲禮樂教化之歸雖有曲哇邪徑

身壽集卷之三
挽之而不能入朔武夷匯洙泗人文昌會世風載還殆徵
諸此歟昔李繁刺處州先新夫子廟侯先斯祠自餘悉升
宜祀黜非典政首及化古今人固相遠哉深爲惠幸之乃
作迎神送神之詩曰紫氣兮融融有煒兮新宮靠危兮朱
碧峙乾坤兮耀星日神遊兮無方儼公像兮堂堂嚴祀兮
有奕樂在懸兮凡在室牲肥兮酒香神來格兮洋洋道幟
兮雲集文旟兮颺舉玄之間兮化之所孔步兮顏趨集成
兮四儒宣靈兮發響朝上征兮夕孤往

嘉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王公墓表

弘治辛亥九月六日南京兵部右侍郎趙州王公卒事聞

上賜葬祭閣老李公賓之爲神道碑少宗伯傅公曰川
爲誌銘都憲史公天瑞爲行狀公子婿水部主事宋君鳳
屬俊墓表嗚呼古人重知己知俊寧踰公耶勢相忘道相
下疑相商略以行一酒之旨偕乃蹙板橋論別日俊曰憲
副憲副遂咽不復視默然含涕書考吹譽過情嗚呼俊何
以得是於公知己寧踰公耶公修偉異人人重遲不戲曹
文忠公物色異之妻以女治禮經領景泰癸酉京薦甲申
第進士授工科給事中充蒲藩冊封副使遷都給事中累
拜湖廣布政司右叅政右布政使貴州左布政使進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兵部之命語俊曰日者推吾良

驗吾數且窮行歸故謝疏有明農期得請之語用見已意道得微疾方禮上假寐閣中夢張尚書爲具奠若然曰夢與數符其殆弗興遂付所侍孫慶家事付所屬檢囊具棺授以殮法不禱不藥不亂志沐浴衣冠俟盡生宣德戊申五月五日享年六十有四諱詔字文振別號慎齋曾祖思義祖理絳州判官父昂封工科給事中晉寧徙趙始此妣張贈孺人子縉義官經州庠生孫卽慶曾孫儀偉墓在郡故城之南原公樸直純整無僞行衣敝如新坐不仄作止有常伺之恒不爽一武居喪不事浮屠法趨向甚正植已甚庶處族黨甚恩待寮吏甚公以恕藏疾匿瑕樂進人善

多識書史不專發爲文 慈懿皇太后服成適孟秋享

太廟公言新喪從吉非宜乃引古攝祭暨 遺詔毋廢祀之文上請裁可六科論事過直 憲廟御文華官校手杖臨之甚威衆護膚膽落公守不可神色自如抗言曰臣愚觸忌諱犬馬之誠實惟爲國 上壯之怒解杖竟無害同年于守正謫官同寅高文著病死贈賻甚至都憲原公傑經畧荆襄舉公將事增置行都司鄖陽府縣具適機宜璽書褒嘉遇荒先事存恤天旱禱雨時應慮囚多平反要囚間可生道俊異其文公閱問故曰將使矜從戍減公喜揖謝士官奴怙勢搏人死托言馬踐公主疑頗力俊曰馬

身素集卷之三十一
入屋勢殺豈得踐死弗從公弗懌久之得罪貫狀亟謝曰
前者執是老夫慮不及其虛懷類若此孟密諭成悉更前
政土官競襲折以禮不涉近苞苴諸夷帖息安南爲之寢
謀鎮守利入裁損十七八巨掾假威福都閩折腰弗禮公
寘之法責戍桂南兩府官從褫魄歛弗肆左璫爲金寶玩
具將進卒公䟽明主不貴異物宜付所司抉其實範爲金
備用毋令上供滇故官不能歸妻子多就戎募鬻爲良家
奴公諭諸道資以道里費得歸甚多尚書吳公雲死節久
且泯公白其事得謚忠節與王文忠並祠昆明改額二忠
公行實誌弗載公子孫弗及知俊間知者嗚呼爭名風熾
讜媚競起在敵已然用上下下厥尤艱哉休休我公德音
不忘式表公墓顯示無疆

奉政大夫廣東按察司提學僉事宋君立齋墓表
立齋諱端儀字孔時宋姓李唐間居後埭徙晉江又居後
埭漳州推官銑也四傳至知漣水軍邦光又十一傳爲沐
陽訓導諱勸生國子助教贈禮部主事公汝勤君主事子
主事學正安州君侍安州屈其學人在郡學黃司副汝亨
鄭郎中仲璧以文自雄然考究皆不及君孫少卿志同甯
同知永貞太學有名君與齊名鄉試第七人廷試六人歷
禮部精膳祠祭主事主客員外郎奉政大夫廣東按察司

提學僉事君仁柔恭謹色温而氣和善開譬於法不借而事就功緒人無怨言出納禮部公廩上之至要下之則至雜易怒善謗君處之靜胡番之使倚朝貢爲干請叫謹搪突不可折柔君處之又靜長貳倚信之獨不爲丘瓊臺所知提學之薦出氣力竭之瓊臺死君得提學 璽書行事時方募民兵求善脫者爭謀學籍龍門新寧設學求速化者爭謀致廩貢謀倖鄉人謀教書溷人事襲往而有君處之又靜準墨內寘而外居若愚通慇懃述勞績于大吏與稠人廣衆爭是非訥如也辯析疑義論人物賢否天下古今事得失如倒囊出物事主事吳安人至孝侍疾持喪情

禮懽盡允注意儒先割提學公費修濂溪祠進廖公子晦配享進呂公大臨道學傳真公德秀李公道傳何公基葉公士龍考亭淵源皆獨見也君諸生時對鄉賢策已爲潘知府舜絃所賞旣釋褐位署益清畢力淹貫彭惠安公續甫誌叅訂爲多所著成書考亭淵源錄莆陽遺事莆陽舊事偶錄莆陽科名志鄉賢考高科考宋氏族譜立齋閑錄未成書宋行朝錄廣東通誌畧人物備志天不假年五十五而終弘治辛酉七月也又明年葬柯宅山嗚呼立齋不見矣墓之銘郡新志之傳黃未軒兩著之詳矣子元翰解元復請表墓之石嗚呼固交遊事也嘗聞之狐温百腋

鷄飫干蹠書求多聞易大畜君子以多識綜博然乎哉文
囿事區宜闕而含譏記述之難也鍾期死伯牙絕絃匠石
感獲人之亡輟斤而不運知已之不可再也立齋蓋屢遇
焉世自有不死立齋何悲

明尚義官山沁陳公止庵墓表

山沁之陳自寶謨閣待制公次升宣義公次頽兄弟起元
祐間危論直槩爲時名臣慶基旣啓胤祚世以昌襲儉似
賢率不墜名家風素居以厚羸入國朝四鄉腴田半焉
大役興財力之征重戶槩不可支家無脫丁荒業遍平埜
陳於是中微宣義葉孫承事郎公公通山積縲囚幽繫鮒

涸而蝸枯身世重若籠鳥晚歲始舉止庵公當愛鍾之際
頽落摧沮之餘望成立奚有哉止庵銳往超悟拊髀思奮
不數歲逋告完田之荒漸以治失漸復而有焉正統間我
英宗念民罹寇復其租三年陳復獨多擅有完利止庵相
承事公于外配林氏相姑于內拮据節縮勞瘁窮日力于
是荒盡治而失亦以盡復歲別頃畝爲常郡之富遂頽陳
氏迺新祠宇營居室取完與固不施鏤藻又因饑爲輸粟
先承事次及身次及其子又備貸本千石于鄉時其散歛
中易如常平取後續以田四百畝之入則所謂義倉義庄
者橋道之脩重費不吝請棺請藥衣米婚嫁之求亦徃徃

而副時同里大姓鄭必謙並以行義重鄉評止庵尤韜晦
濡迹樸鈍不欲一厓異上人身無綺衣口不言財叩之笑
不答譽則不居有犯則唯唯然退對客危坐無丈語質曲
直一言而定無不服者諸子頗飾池館非款客不復賞視
或疑不識清致止庵曰汝祖更不識蓋訓儉也諱儼字德
威曾祖嗣祖恕父卽承事公諱卿母張氏子國子生景賢
尚義官景星陰陽訓術景福景山景員孫在芹在橋在舉
生正統癸亥九月卒弘治辛酉正月墓在大蜚山旣葬景
賢以侍御陳君希周之狀請表墓道之石嗚呼成立之難
登天然高門落以復起又難也止庵若誠易盆盎盈溢止
庵若虛焉廉施自許借一官顧爲民厲止庵僅處士有逮
人之澤焉史稱太丘在鄉閭平心率物行成於身而道訓
天下宗風淵軌其殆然乎太丘二方承則群仕魏爲司空
止庵諸子有劣視二方諸孫有絕群而上者乎其無蹈慚
卿慚長之議矣嗚呼古今似續難矣哉表出之以并告在
後

明進亞中大夫致四川按察司副使事東山黃公

易齋阡表

易齋黃公熒敦實旣營樂丘自誌之又屬意其友林俊表
焉嗚呼是俗所深諱而不欲言者况豫之耶夫生寄死歸

達者所易視而諱者未之竟免也死生亦大矣任情死生於仕止得喪何如耶公初以成化壬辰進士尹玉山起爲南京監察御史偃僂抑抑巽下予意新臺官過矯屈爲是何也公丁先御史南澗憂服除改北臺三奉 璽書巡長蘆漕司迤北漕道四川雲南貴州戎政酬接閒都周詳商畧無徑斷語私服克養之素官六察殆非宜然也旣之僞者奪燥者息陰賊慘狠而激訐者消沮聲迹泯然事緩急竒辨固有以孚而移之前後論列事爲多官賢否治得失十餘事允荷我 孝宗敬皇帝嘉納公固不察察人細過固持其大也在雲南有趙都司晟者驚悍不可馴獨帖帖

憚公巨璫遺財當事者避餘烈公從容一語覈其數非剛而善用能之乎夫豎目張聲嚼齒大罵凜然若生風臨小利害輒隱忍循默猶自謂老成得重厚體然乎哉予親見公南臺及雲貴時事道玉山又得公之流澤故政嗚呼今之官如傳舍謂一令三十年猶有存記如許耶公爲四川按察副使能望隆起顯敘方有階入 賀過家拜母林太孺人眠食無異然已八十而九公曰自惡而致其情哉遂疏致其事所以致悅太孺人者纖巨曲至又四年太孺人年九十二方終公擗踊欲絕是日鳥百數遶屋悲鳴不謂事適爾如是公善事前母兄友于二弟教子琳瑯琛孫某

某曾孫某皆士業琳詔誥皆郡庠生念顧孺人同其苦既卒竟不復娶惟側室栢氏自隨今遷顧以合預祔栢之位其兆因南澗之東址所謂高士岡者初正統庚申太孺人夢虛空中紫衣人呼授以物以衣承之得鶴雖是歲臘月十有八日生公鑿形者謂之鶴相冠帶衣履書畫百物精緻虔潔居宇絕一塵既老樂五松號五松居士人謂得鶴之性搏空聞天大槩近之而躋高詣極鶴之類率不能齊獨公乎哉表曰百羽品流鶴居鳳凰之次聖人在位鶴與鳳凰翔于甸蓋清也而亦時也群鳥宜無及焉易齋明心藻質舒歛自由不黷點於群汚以超乎群物之上嗚呼觀夫動則賢可知矣

明中奉大夫廣西右布政使拙菴伍公墓表

正德辛未卒廣藩右轄拙菴公也子符亦右轄湖南留侍未赴得自盡于公碑銘二筆得吾師少師西涯翁吾友少宰圭峰翁二翁名宗工良副矣左轄吾閩又屬俊表其墓嗚呼其無已是心乎公諱希淵字孟賢伍出安成顯姓安成擅春秋伍尤正傳公在諸生與群從僉憲君希閔號雙璧天順癸未公會試禮部名第四程式之文無涉及潤名一日震京師傳置之天下爲奇歷刑部屬予辱尾公後繙閱舊牘法比精練公獨先輩人英抱直槩同官能道者部

之大獄兩畿之大獄浙之慮囚皆擇能授公公當輒平爲
司寇諸老鑒賞薦臺憲薦廷尉丞坐與審錄貴臣爭是非
陽雖公屈而竟行其中同知廣州清戎多襲具文公搜摘
弊隱二十事中其肯綮御史行其式爲式郡事屬公寬伸
滯流費省而誼以寂有無公不成府之謠分捕山後劇賊
謀預機先與陶察使魯功爲埒部知廣之宜公也擢爲其
府知府臨人出政預有以塞其利孔清其弊源布行其寬
大以基教化宜其下以孚乎其之上之人官能連旌憲使藩
叅連薦廣士民在京師者群然譁所欲留部知廣之果宜
公也擢爲其藩叅政令行于百越嶺海之間人人指爲鉅

人長德左官放臣恃若地主若疾得醫風雨得大厦以庇
姻族鄉聚之施亦然立弟之孤祿之入至委而盡獨不事
媿嬰規規然校禮柄人觸忌諱旣遷廣西右布政使念父
負外翁春秋高紆道省床下因得以視藥視斂視葬以自
盡于翁及其劉氏繼母喪旣除遂無四方之志而符亦進
士累如公官鄉以爲難公亦爲之私慰嗚呼外藩之重至
方伯而極矣昔柳公綽與子仲郢並節度使公同也公綽
善事繼母又同柳取進士四人伍八人公及符及正郎全
祖孫三世柳其或少也仲郢及玘之到將無同乎伍自御
史翁冕負外翁體祥德厚開先公世引之柳根葉之論殆

然至謂孝友敬忠食之醯醬伍無一日無墓田雲物固有
席津潤而被龍光者矣表以并俟之

明上林處士梅竹墓表

自予始識事及見鄉先生長老退讓樸醇禮益恭言呐呐
若不出諸其口運猷準物迂緩若難副而竟揆諸理以合
族祖學士贈侍郎公澹軒允渾晦學者稱上林先生子處
士贈知縣公軒居然風素予謁侍郎公道遇知縣公退未
嘗不發愧也嗣是風漸異上林子姓猶善循襲梅竹公又
尤也予還往群從中比見公退又未嘗不發愧也方知縣
公侍翰林公獨身留家髮未總已善酬酢内外事事祖母

淑人劉淑人鄒敬順無違友其弟錦衣經歷釗相和應掖
導成學以掇取鄉科侍郎公旣請老知縣齒亦就衰妣達
孺人亦喪明公日任兩公之勞偕配李孺人相達之作止
却疾扶衰檢方而伺脉岐黃之學爲精姻舊屈致與窶賤
而授方餌良効雖無屑自見惠在人多兩公與達先後厭
世治喪一如禮營鳳凰岡之賜塋安田洋之塋勤悴連三
數年季弟鎰幼孤擇之師周視其成情今與伯子潛齊聲
郡庠仲子渠錦衣子希範同取鄉科爲州守郡倅渠今後
叔弟鉉孫其棠常棣喬木有梅前後輝映家學世範數百
年公猶視若單族抑抑歛畏學取繕性以護養淳源睦周

親而薰晉鄙詩祖唐書祖晉篆隸祖秦而皆有所似粹謹
之譽無間戚踈爲郡伯蔣公雲漢王公弼獨賞蔣旣方伯
猶紆藩駕巡按宗公彞列篤行五人公第二其循尚義其
殆非其志也故猶曰處士處士諱鑰字與慎吾林九牧端
州二十一世孫於予爲族父行素清羸在相法宜不爲壽
猶歷正德庚午年六十七以終潛旣治藏知縣之右以舅
氏大理寺丞李公長源之狀請表固有道碑也文曰戢采
歛曜含虛若無器車山隱名劭迹孤復命于完世機消息
伊梓伊橋玄堂對寂繫仁者壽粵作非相靈慶伊縣玉枝
雲上

明文林郎錦衣經歷四雨林公墓表

侍郎澹軒公之再起林氏也以敏特取大科以純未收物
望被簡知而涉華要經緯一機章采無易贈知縣拙菴公
猶澹軒也梅竹四雨之伯仲猶則拙菴也四雨秀眉玉色
神鑒整朗動人年二十一上第于鄉蹶禮部之收者數四
始就吏部試知縣金華日綜民政導人以禮祠何王金許
四先生處其祀事賢問宣流用被有旌命拙菴如其官毋
違配郭配黃皆孺人公尋有錦衣經歷之授緩苦澤燥利
導其媿沮柄要德助已爲多力勉爲之受怙席有所殺其
故然猶坐是滯留弘治乙丑壽五十八以卒後之乙亥黃

六十五亦卒公居常善晦有曲處無薄施禮卑言擇恐恐然墮素風干清議以污前似其固有畏也昔范蜀公之孫祖禹著唐鑑王獻之之書得右軍筆法公四兩集通鑑餘錄頗視澹軒而書格酷與拙菴爲類型治世觀之下崛起殆有間者郭世早黃似郭而賢二子郡判希範又賢希教達而敏孫曾梧竹九牧端州之世將復始于茲矣作室家者基固而築之密時其葺治世世存可也奚賴崇巨觀而隘前式抑久而後大物理有固然者澹軒諱文拙菴諱軒公釗諱汝度其字其墓先諭德左次表曰瀨故卜石龜食繫四兩嗣雙璧呼曾孫並玄宅神光離離斗千尺

故中順大夫桂林知府方公墓表

三峰之陽省菴墓在焉公從子給事向請表墓道之石給事賢者狀可信無疑也序其要曰公明伏氏經正統丁卯領鄉薦後十年登進士拜監察御史河間盜殺縣主簿公設竒縛之群盜散按陝尋按浙耨奸剔穢聰察若神明齟司牢盆之利盡歸公府請者無分寸得啣之甲申按廣西苗窺桂林城守告急公用虞詡計悉兵民出南門入東門賀甲易械旋轉數周苗錯愕走公身授機畧且撫且捕因陳弭盜數事奏謫巡撫一人方面而下罰有差丙戌代還邊二人坐虜逸歸邏者得之主將倖功文致死獄中貴人

見素集卷之二
三
視行刑公廉其寃業已上奏因與爲異同貴人怒訢公陵
侮不奉 詔會銜者柄用因爲竒請遂知攸縣至輒求生
人利害廢置所宜令出輒稱便道歌十竒巡撫累章薦顯
用銜者率格不行比六年始擢桂林知府蓋舊經按地陰
置之也在郡而理八閱月移病歸歸十二年癸卯年六十
六乃卒公勤儉孝友孤厲而貞方鄉薦時已未感慟念劬
勞忽自失墮馬下總功同爨無間言官費時家取給不榮
幸進不辱義退信道直前迎刃而解故所嚮騰聲或謂有
閔道之廉孟博之介稚子之神元亮之高其伏其起其歸
也朝士屬人咸慕頌焉其沒也其吊者咸哀焉諱佑字廷

輔方連世有人桐城自廣信四徙德益五傳至斷事諱法
公祖也父諱懋贈監察御史母許配吳皆孺人吳後八年
亦卒祔公封兄弟五人長陰陽訓術次文林郎次公次給
事父也封工科給事中季鄉貢進士子隆娶姚女適錢鸞
吳希德孫男淑淑詞曰憲憲元老惟周卿士授鉞秉旄式
允文武有美來葉耀休于同洵美且仁夙亢其宗於赫省
菴山立淵靚措枉釋回臺章載整攸介萬山盜紛若麻豪
虬其結吏齟其牙自公來止乃滌乃汰威之庸之金範瓦
解爰有饗錢月省百千衆曰紆哉惟太守賢喧囂脫遺柴
桑攸宅靈修孔承奚爽奚獲奕奕三峰其下玄堂名壽無

見素集卷之三
疆公曷云亡

明閩三山袁節婦林氏墓表

關雎興淑女栢舟以興貞婦夫命物不齊得意失意永畢
未訖道有相成者而身以是始亦以是終靡他之矢其不
可易也夫然後天下之爲女婦者定剛節厲操與貞士同
其義烈並書礪世也三山袁節婦林氏諱天在諸女群誼
獨窈女事無教而能父處士某曰靜母陳曰慧固女質女
性哉歸于袁茂才臻則夫也有所承無所專應對升降姑
劉之所茂才曰順劉曰習固婦德婦儀哉而縑車葛苧職
其常事舅處士澤曰劬劬固婦功哉天順辛巳茂才疾亟

節婦始二十七歲乳下英未易齒黃氏女甫晬茂才意若
有屬節婦曰無憂有若此日遂瞑自是謝去膏沐食老而
字幼哭聲時不忍聞隣嫗微挑厲叱諸父叅政公廸曰姪
志堅堅婦節哉既四年姑卒又八年舅卒又幾年歸英婦
余氏生貞生達余又卒鞠二孤孫乎長爲歸貞于曾納達
婦鄭于袁凡喪葬門戶乎支虛茂才某山某位之右以從
節婦法得旌有司請旌節婦曰旌費兒辭節婦雖愛達必
教與俱遂領正德癸酉鄉薦甲戌第乙科教諭青田方業
有後舉拔尹貴溪時婿黃氏用亦倅連州黃氏女偕達請
迎節婦曰從達既至稽校廉惠以必樹聲稱而慰意超起

二曾孫二曾孫女良勤正德庚辰壽八十六以卒英哭曰
母辭旌以表貧也自何致所不朽言已大哭哭致毀達哭
亦致毀于是丐黃編修初傳費少保閣老公誌銘屬表于
我雲庄嗚呼貞風弗嗣易志以移所天獨女婦然哉而綫
脉復續右門落以復起不有節婦能表耶不有節婦能世
耶表曰三山表節婦之墓

明贈戶部主事羅菊泉翁墓表

儒與醫同仁而異用然計其所始迂緩殆不若迅速之副
人意成化間羅菊泉翁士亨與其子伯氏典儀正練以醫
名起江夏間凡縉紳韋布名商巨賈下逮耕夫之賤鄰邑

之望家世姓疾必致翁父子翁父子治往往効翁主正練
間出之以奇弘治更元鄂飢大疫巡撫都憲梁公物翁名
致之施藥給粥存活甚多酬以利辭以訓科薦又辭予在
湖臬翁是時公府屬之練而自應遠近之求酬無所較而
益居於羸日率酬十許金證奇酬至再倍家遂起子孫振
振然盛翁曰家僅少儒致經師諸子教之稽其勤惰擇之
友以資其父澤數歲仲氏采國子生叔氏鏗鄉進士季氏
英進士爲戶部主事員外郎中贈翁戶部主事配陳封太
安人孫賢世其醫雲鄉進士霧霏霏霏皆士業技不醫廢
而竟儒以並來効如執左券以經索茫昧者之酬善之利

滋以博矣翁諱本通士亨字菊泉別號也先三河人祖冕
 隱於醫父顯祖起太醫吏目使楚以老以占籍江夏翁儒
 醫並治而竟醫乎精孝于家睦于鄉不為蠟言脂貌以取
 愛信郡鄉飲行禮致大賓正德丙寅壽七十二以卒明年
 葬夜泊山之陽陳邑處士瑄之女少翁十歲能共儉勤起
 有家治內肅若公府家人有嚴君焉戊寅壽七十六亦卒
 祔翁以合嗚呼醫仁術也禮三世服其藥慎也羅之醫三
 世而大行于翁之父子醫行仁亦行也市不為市之道醫
 不擇報殆所謂取利遠故大者而儒該之醫之澤重遠以
 大所謂醫國者又殆然乎儒之用道猶醫之用術辨瓜審
 證惟恐藥弗中以為術累嗚呼今之儒有醫之心乎予為
 翁子孫願之事有微而著隱而章木始於芽孽而終於繁
 蔚致之者根也羅嗣植哉表曰是為明贈戶部主事羅菊
 泉翁之墓

明長樂知縣黃公廷美墓表

黃長樂公龍岡之墓及是二十有七年孫太史君請表其
 墓曰先府君痛先祖之紕令也自淹學籍以老若意屬于
 佐曰念之終汝祖之志墓未表也曰念之終予之志佐謹
 從事以假靈于公予老不受役太史君子畏也慨陽德弗
 剛士趨日下烈男子幾人公方中直槩無取夫近局之似

曰我道當云云景泰丙子舉于鄉再就禮部試弗偶居太
 學上正身正家六事語涉佞倖忤史英廟旨賴王忠肅公
 默護和者同聲公亦力取自副薛司徒遣子就學試吏部
 與御史選也不色喜中以落也亦不色愠知縣長樂曰吾
 鄉人莅鄉人先化而後進之兄弟有訟諭之讓盧公林劇
 盜諭之從良而皆有所信招徠流人洗刷冤滯修樹群廢
 而亟其廟學之遷輔公廩焉吳守繹思屬鄰邑之訟當輒
 平以取愛信公益令責自效鄉之豪殺人匿其屍訊不詞
 服當道欲從疑釋公請自訊忽蝨斯折左股斃研池中公
 曰汝折其左股斃黑水池新驚服得屍水中猶為終訟連

及新棄市公能益章部使者業有所薦亟引而還曰吾倔
 強可終制耶群留之不可立其生祠道黃土嶺公林親肩
 公輿過嶺剛則能感子產惠人非歟配大欖李氏懿而烈
 嘗偕公舟江水暴至亟走岸岸不可攀舟子手為援曰吾
 溺也可劑量時公平承伯叔之居之讓仁孤姪力焉公卒
 弘治丁巳壽七十二後十年李卒壽七十五合附聚龍岡
 以葬黃出宋度支員外郎漢卿之裔元宣慰使從簡自筠
 州來徙南海西濠傳教傳溫德香山徙也傳泗傳公會城
 徙也諱瑜字廷美英穎嗜學居閒述作體重有所似趙僉
 憲叙之集子曰畿曰廣公之學授畿弗售授太史君輒售

身素集卷之二
淹速有時然者抑絀久而伸足信天於是乎定君子盡我以善事天也表曰是謂黃長樂公廷美之墓

見素集卷之二十一

見素集卷之二十一

後學黃佐校正
孫男及祖重梓

書

荅韓貫道侍郎

辱賜存問且責以病告之非捧誦倍增感愧今之海內知已如先生虛懷忘勢休休樂善如先生可多得耶浚恒之戒俊亦熟知然遇大君子亦思一盡焉見素立號在滇已奉告湖南獻論亦屢矣想荷存憶則固非一蚊虻之故爲仕止輕重也夫覆水堂坳之上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俊

身書集卷之三十一
書
堂坳水也高官大爵杯也則亦奚勝任哉自惟無似行已
許國恒竊企古人若是非毀譽無一介于中則風斯下昔
朱紫陽累辭召命立朝不滿四十日尚招讜譖不自聊賴
猥如俊者又可知矣志荒學淺實小而名過浮左覆右掩
貪造化之福免時俗之憎亦愧且勞矣家食頗衆草堂乏
力親隣別墅時得共娛養親教子人間大樂事敦俗裨化
大凡也伏祈成就使尾遺逸之塵不蹈滿覆之戒則惠俊
大矣東山不敢作書乞道下臆

奉謝木齋國老

俊無類辱三書惠又聞時錄賤名字具數中得告 温旨

實荷 調幹非誠狂惑喪心之人又惡爲是默默也俊嚮
徃名賢出其性今之賢有過閣下者乎樂道盡已不責知
報有過閣下者乎然不修謝有由矣賦稟狷狹敵已以下
自謂無嫌則通懷接納至於尊要之賢惟恐交私以玷完
德故門下無其跡笈笥無其書然而頌願之私要非翕翕
所及者則又敢獨破宿戒以上污大君子於今則不得不
然者士夫行止終身大節非閣下孰裁而聽之俊德非素
養性多健忘學故荒而才誠不適時用徒以直突誤竊虛
聲取物忌亦不爲少矣忌若不勝誤知之衆然誤知之泛
卒不勝忌者之毒以專厥亦無甚可畏歟平生以韓見素

出處自期竟阻家寒瀕辱乃請固酬宿志尤欲以供養二親也今復違親以出胡爲者耶鍾南之捷人非何謝違親已非孝又何取以移以仰報吾 聖天子眷遇之恩副宰執士夫之知之望哉謹疏上請伏垂憐右得遂下懷使免再舉取矯激之譏則生死肉骨恩何有極無任勤懇

寄韓侍郎

俊迂僻才不用宜而事頗拂人意收身岩穴甘木石爲徒辱牋教以所不可復今有是差付亦何誤知之深而不忘踈賤之至也市帚可憎得馬不爲福家居卧一小園不與人賀問慰吊城府之迹曠以久豈復有較織末同異于鄉

者哉忌者猶騰其口受德者猶下之石間相親慕則群沮而咻之其所置涇渭珠璞其間者率皆細氓末位言不足上聞聲望不足重當世則雖多奚補哉由是而推之由是而度之則某之不足齒顯仕之途亦故矣固非樂是幽獨以甘自棄外明時也邊候聞警固非卧貼席之時也携二小僕就道事安方敢言私隆寒惟爲道保重不具

寄馬少傅

俊不幸有踈直名時觸憎忌顧獨被愛私位穹勢懸不敢通謝水軍之委涯分豈堪然邊候方警義當一行要不义于其職者不於此爲閣下告懼無其日矣今所謂名德者

身素集卷之三十一
臣繫國家安危華夷輕重者有不曰少傅司馬公者乎孰
嗣公有不難其人者乎今檄書旁午大同至延綏至使宣
府偏頭諸處又至將無可倚而財日不給於用閣下爲
聖天子獨當其憂旁觀卻視宜有可訶者俊竊觀之閣下
之精忠卓識自有餘力寅僚又表表可諉付然自古謀國
固不以材多爲嫌也昔成子薦子夏子方蕭何薦韓信師
德薦仁傑仁傑亦薦柬之皆能底治平樹有不烈管仲不
親薦賢桓之業衰竊見劉東山謹潔粹敏蚤出職方熟閑
邊畧閣下誠開共濟之深懷舉同升之故事引之近地並
位司馬以叅畫機宜張主國是夫然後擇所大議論與
天子商可否而繼以去就爭之則閣下之德業韓范數君
子下風矣夫惟閣下可以聞此言惟俊可以此言進謹撰
詩四章附致下忱無任殞越俊再拜

復李仲易

承手翰及山齋書教辭旨甚忠波流風靡之中又得足下
數君子以出深用自慶亦深爲吾莆一喜也朋友相規道
喪久矣又安望身見之今哉感感慰慰然所謂歸省者傳
或未真而責以言者則又或過也僕非能大臣者即大臣
因事納忠則有之必摘所難能之事逆耳不可聽之言立
竒命恠以釣取聲稱知理道者似未當是也夫不在多言

身素集卷之三十一
四
不得已而有言不在必去亦必有詞而後去今天變如此
虜情如此十金之產之家尚以單傳爲懼况官家耶則大
可思者又如此二親年踰七旬曉露晨星夢寐驚悚則所
私抑又如此語默去就大機軸也今之士夫方石東山亦
至矣 聖天子隆遇亦加數等矣近所論列所推薦人亦
云云豈人論難諧抑亦有責以如僕者故倉卒成事耶二
公如是僕又可知矣其出以部檄速就道辭起右轄辭今
中丞又辭則若過者况其秩顧卑若涉不屑邊陲方警若
涉不自安 詔旨臨門又若涉不可不起古之人所以累
辭徵聘則山林道德高行之士非僕溷溷委質者可同也
則其欲歸之意固在夫起之先矣慮囚方困俟不义面論
古人心事吾契勉之固非所甚難而亦未易視爲至也嗣
定有聞毋惜惠告僕亦當足下屢盡焉不一

寄韓少宰

逐蒙致書附以西帕眷意甚厚日來諒道體冲和某在此
遣第旣返故棲復就新命或未免假退求進之嫌旣辭
心轄又就中丞又未免輕外重內之議况二親年老情自
難堪而生之處世又公素知其初志亦公素悉也朱紫陽
謂使世亦知有不好官爵之人生雖不敢嗣末響然宿性
踈率視是亦輕而蚤歲不學亦將是少償也本期邊候停

見素集卷之三十一
書
安言私而越職妄言事義當並舉伏望全成則所以惠某者多矣不具

柬楊碧川

昨與二生族與韶故人子相論坐監之窮二生言鈞有陳偉者抄文鬻米子拾野菜和爲粥渾家日二食或至斷烟火仰天長噓對人無可憐之色蓋正獻後故往來二生云固亦未之識也愀然問以處之則廂房無苦差之及猶優耳遂用奉告不須使其人知也昨柬議奏事條何如此正關局毋勞辭謝拙稿希塗抹不具

答林太宰先生

承諭訪盧錦蜀人鮮有知者又屬李侍御旁求得之要亦恐入山不深安時命不苟求聞達者不然其直聲冤狀同年同鄉可了也是亦可窺其素者矣錦在京師惟讀書靜坐所交惟貞伯靜夫廷章數人亦不見其密也與爲三原王公所重爲進士爲主事皆有論列明指台鉉左鑑故以公杖特免才不深知其簡靜醇古論中諸賢不及也碧川固未知耳謹告

柬楊碧川

昨會議題奏竊意近時旗竿出火火光如斗燒人畜軍器天鼓長鳴俱須增入取宸聽又謂是固可憂而豫緩亡畏

尤可憂方剴切事條內增伯常司徒廷璧世隆都憲當起
用楊茂元同知曹璘御史可三邊兩廣兵備知府用爲民
盧錦主事劉槩知州可國子博士用庶此奏不孤而此輩
人亦湏此大舉望收錄耳希與太宰先生商議勿置嫌疑
至望

寄何少司寇廷秀

不奉趨走者三年閣下職尊而地禁徬徨荷罪之人不敢
輕率通姓名以點汙完德感仰之私則固心藏而日識之
矣近涼寅惟道况休裕碩人禎幹而居久未調物論益歸
俊無謂嘗自幸獲事大夫之賢以沾漑膏馥萬一不意復

自棄外庸劣益增誠不敢以蹈引自高容容尸竊失足險
途則將無及矣此惟敢爲高明告也南失刑已極阮上黨
至始大更張政體已駸駸乎北矣公質直而行夷心公而
氣壯連抱之材恐非斗室可奄若晉其秩仍其事其豈小
補哉生復有薦焉職方正郎李應禎植志精純問學該博
作述書法時無爲比而進取益澹副郎十二年在官不滿
四歲擢署正郎不欲隨例乞真年垂六十未有子無廬以
居馬以乘坦坦不掛念慮宛然古人風素而與世齟齬吏
事雖舉非其長竊惟有道之世如斯之人豈可使老死郎
署而已耶今南之尚寶鴻臚俗號冷職他途者尚得以居

若用斯人不度越尋常萬萬耶閣下崇重人材赤心在國故敢僭及倘蒙薦引亦盛德中事也未及而言無任惶惑俟罪之至

寄陳志學太守

坊牌過蒙 紆念感當何如然嘗陳訴鄙愚乞惠停免想已奉徹視司矣近傳移寒家聯桂坊故址爲之令人骨竦賤兄弟不能體悉不欲立坊之意又不能奉白古坊創建之由致蒙誤愛特恩而垂察未暇也古坊宋元間九世八世七世宗薄與子知縣二祖親事復齋瓜山傳考亭之學其後父子同登進士第知州祖與同知叔祖亦以氣節文行耀聞聯登進士第當時躉之爲樹此坊蓋三百年故物城中僅此也規制簡野不列姓名具見作者之心而相仍脩飾甚廉以易晨啓夜閉賊盜不敢窺甚利也寒門姻婭之帖市易之券交親通問之柬紀墓之碑必曰聯桂聯桂是與鳴珂冠蓋君子通德何異今以無謂之故崇新觀泯舊迹使列祖數百年之洪名顯德因生而殞義萬不可而心亦萬不自安也况棲止無地顧先辦此亦大非常次矣伏望俯順下懷止於未事即業已乞力正之復舊坊以存林之故移新坊以爲作興進士之用則兩得矣義激情至罔知衝突無任俟罪

寄馬鈞陽

者碩元僚進專銓鏡 列聖所貽 聖天子所授以掄輸
官材殿邦治而創理太平者也毛玠山濤人流領袖系表
率者誠多而所望於收拾者亦不爲少矣俊未嘗侍門下
顧荷誤知不才姓名久處夾袋未越半歲薦稿三登釋耒
彈冠是其日也顧求去若數數然誠耶僞耶激耶疏亦可
以觀矣俊愚不自料嘗思古人于今人明公固其一也昔
淵明學諸葛亮晚更字元亮夫亮一心漢室竭忠悴殞星
乃已淵明八十日縣令即解印綬歸柴桑其出處大不相
類其學亮斷不自疑後世亦無以爲非而恠焉然則容知
俊之去非誠學公者耶乞山十二律重見底裏錄納洪洞
公取閱自可憐念俊去意非一日所以百心君相者欲遂
此志以無害爲陶無害學公無負天下耳非默致所求于
公心口相異假退而求之進者也蓋車之驥仰知已而鳴
是容泛泛告耶望憫其誠不疑其僞且激以成俊之志終
公之惠使山林廊廟均爲有人無亦美耶洛陽公少宰二
公倘復見沮乞及此決不宣

與大司徒侶先生

日者猥撰二疏曲荷扶携江西之民怙冒 聖天子大德
亦豈敢忘被服尊公之功哉瑞撫諸盜多罷吏久書里老

教學溫戶養子之流與他地率迫貧寒不類仰伏 皇威
哀止且半歲又不知嗣是何如也春夏間飢民群起尤可
畏大荒必不可撲遏思所處之無過常平公爲 國預處
則江湖之間盡蒙公之食矣伏熱惟爲道保畜茂膺繁寵
不具

與松厓戴都憲

風紀叢沓之餘不謝勞勩不忘批荅不以晚生末進異地
加畧裕才雅德誰則如之慰戀慰戀辭疏未蒙允文物大
藩誠非生所堪折足覆餗易有明戒生其母過量慮耶奉
旨推勩事增一難題然惟至公以仰報君父威福惟辟聽
之命而已事有垂梗萬勿吝教固百志于公也明且發撫
州毒熱重不可耐然事不可了將如之何不一一

與謝方石先生

承示大篇不揆和荅我先生之峻節貞風望 朝廷歆視
夷夏而竦聞于世世詩固其餘者耳泰山喬嶽自爾巨瞻
而俊特嶇嶮其下古栢長松風爭雨鬪抗冰雪而烟靄以
伍老態逸韻飄脫天至而某以弱蘿穉蕙叅附其間無亦
大不自量耶然山宜無憎於嶇嶮而摩空之木亦蘿蕙之
所樂附也兀兀以老文字重不識爲歸嘗觀名世立言心
爲之體氣爲之佐盡讀天下書窮古今理低昂事物之變

以豐所蘊而大肆厥詞玄機獨運衆皴前陳某萬無一焉
詩不過押韻文僅僅掇拾成篇章而已近廢于憂舊殖益
落重若不可舉筆前者之稿雖五十許卷亦僅醬瓿上物
謬記潛溪於歐陽承旨爲晚輩而王烏傷亦後潛溪序潛
溪實出承旨而烏傷之文潛溪實序之某非敢妄意前輩
先生則承旨潛溪爲儔某私欲聽教下風不知可得不也
鄉居未暇稽校又無力錄呈然先生之知某又不待于此
得序或題數語某雖老將循以自進焉

寄徐大叅廣賢

又聞榮轉石鼓景鍾重可鎮國售之市無顧者是可知寶

賀矣人便書致吾道一快不具

答黃都運

承示二大作桑樞蘿屋而粉垣朱闥繡拱而文椽以借重
于外坊意有探其中以失笑者感愧感愧執事才名二十
年年盛而志愈專固宜是製泉山翁老梓人也踰八之壽
又居車馬輻輳之區左迎右接盛夏衣不及解帶餘情副
此而雄氣不衰鏗永而有餘韻豈金精出世而然求之古
蓋不可一二指屈也何可當何可當幸代致再四謝意不
具

答文徵明

先大夫先淑人碑銘承不鄙書篆近又拜壽文之辱因親
以及親之與吾契之微也感慰感慰自辭令先郡伯之賻
曰叔世有是王戎固爲之矣古文字之高曰書生有是元
賓固爲之矣書畫之美曰餘力有是蘇文忠趙文敏固爲
之矣僖弟備道峻節孤風使人傾懷注臆有不可及之嘆
私恠經義策士徒求之繩墨寸寸之間不足致磊落竒偉
之材而吾契之宛珠傳璣又非循常肉眼之所易識吳文
定公亦坐是久之而竟大遇剛足連城均是物也然以相
告淺矣矧相待耶吾人盡在我至舉世無知後世亦無知
吾之道無損益也自愛自愛人便謹此申謝臆且附私懷

不具

荅彭美中

道甫承以氣味涉似傾寫如故識取正求益是何相信之
過而自貶之深也先大夫碑石又承遙致兼惠土物銘感
何可忘拙詩選未畢稿魯魚未讐校俟遲錄奉也閩地震
頗異恐兵荒作耗收人心而固結之賢者之先豫尤世臣
家宜圖者餘惟保愛萬萬

荅方松厓

承問禮杖不杖之異古者父服三年母期今制皆二年以
齊衰爲殺耳問喪父在則母不敢杖尊者在故也杖輔病

也喪服四制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又雜記童子不杖夫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今制亦父母在不杖喪服小記婦之喪虞卒哭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令郎宜期而不杖不稽顙禮不以婦賢加也喪亦令郎主之至祔則執事主之似與禮合草率奉荅幸再詳吾人於禮鄉國之所共觀也不具

寄陳大叅唐憲副

恭喜元獮就馴于節鉞之下兵革不試財不費而事安人安泉無岡玉之焚莆亦與有席貼之庇運猷布策二先生誰及哉慰喜欲躍宸顏動色將有懋酬元功者矣私幸漳亦如此胡公有謀勇幹濟兵聞久候春深恐霧雨難舉事嚮道要得人要擇戰地防設伏戒退縮輕進戒妄殺寓至仁於至義之中斯王者之師天之所相也大才自有處恭俟佳報人回先此奉賀不具

荅費東湖閣老

某齒衰學廢惟雲水一念未忘常思飲武夷自潤龔公得借繼亦有迹禁之悔下教果然匏繫阻越兩地心慄也紳簪何物旣謝猶拘忌若此十四年契濶無復一把臂時矣去歲達子業候拜以藩府事嫌取道江山令人短氣自今惟夢中聚晤爾矣至樂樓委記寶井發祥恐土丹無分而

見素集卷之二十一
正一火居故謔諒尚存記聞客使甚多仙鄉實瀕孔道風
而來者以道範十世無恠其然泉山翁會城尤苦某未能
盡省去然鷦巢量身尊客少留留不出五常豆熟者三豆
間以二菜易續也价回草草奉谷惟爲道寶愛不具

見素集卷之二十一

見素集卷之二十二

後學黃佐校正
孫男及祖重梓

書

復王曰良憲長

承惠教及致二泉書仰知執事遠有源緒樹蔭汰濁使吏
墨一洗公之蠹無所宿萬日炯炯焉閩長臬自貴藩來者
馬鈞陽高鍾秀亦次之執事尋溫舊學具二泉之體以大
發二公之施勲聲所及殆踵二公且立乎其右位遇之小
小未足言也人回謹此附賀餘惟寶愛萬萬

答姚東泉方伯

前楊都閫舍人回附書想達日來聞伍公入覲未審出本
懷抑未然執事任之望實兼隆行且擔荷天下事凡便利
必縮已先人匪但先之且一付之大艱阻患害必引歸之
我無難死之而無悔庶大賢以上作用以力挽古風固不
在泛泛炫才猷取位遇而已也區區平生守此以定川中
軍前功則歸人過則歸已道義交親眼中執事者敢吝生
耶先大夫墓碑松厓嘗屬舊寅未見消息昨守仁舍姪轉
托衢守任甚力繼寄聲謂由大關亦難致恐惑江令推詞
抑誠重也由鄞覓溫船由海較易執事無憚爲力或假胡
振之先生或相知爲力祈在必致區區不孝之罪僅此
也餘惟保愛萬萬

復黃都運

承翰教意懷而詞工及近覩集中數序日進老蒼而健雄
雋求古名家奚異前者讓地今其下低頭之拜矣執事質
素美年力富強而加以信好之篤又惡不至哉政聲廉問
東來甚躋有體有用有文此全品也世道幸賴焉加愛加
愛承諭葉郡伯光大廉整素聞深企而慕之第不欲數數
通書以林居格例未由輕易也會中幸致是意區區近銷
削德不加進而文思衰落益重二賢之好而時邁之慚也

陳時周尚未舉子近患目幾盲天於大賢困薄之若此不具

復王曰良

承過獎借及推衣繕勤一臂未由膺腑相信執事知已吾二泉宜及屋烏之愛也感感僭有私論莆一掌平田餘皆山斜鱗次用力加而收効少自辛未失收徵租致變及是連荒六年今尤甚間至並村無種鄉農啼怨謂望食于田反爲田而食也方收濕穀石錢二百晚禾多死間蘇者復出杖子不作穗故今歲之荒並以前數歲而然也此亦莆澆薄之召然回天活人尚賴當道爲力其通融填補之法

往年延建米派納于莆者爲市民所攬價多至一兩今第責納七錢則石省三錢納價者利也給軍多祇四錢半見關米過臭不直三錢今與五錢則給價者利也以其積余作正每十石可長四石則公之補額又利也莆米價六錢五分亦常事今如其數每十石亦長三石抵莆歲派之數扣補額外尚可增萬四千則公私俱利且以杜攬納之牟取惟倉官難爲意使見數支放亦稍利之民所深望者奏免不得已則多派折色勘災恐軍食之難不敢作八分荒數幸偕二司諸公告大巡議行損上益下道在是矧民貧已極幸留之意至祝

遷定啓

又挹芬菁未由一瞻光霽茲者爲弱子遷擇所宜相姓曰
楊宜德曰令仲愛宜卜如于鳳之飛曰吉請命于見素兄
曰嘗聞之型冶諒自有異弟其以媒通焉承報命曰諾無
任慰浣謹消昕納采而脩其定事俗其敢有異乎所私幸
者王之倚松之附所懸注而待者桃之天冰之未泮所自
意以厚望者葛之覃螽斯之羽以基有麟趾振振之盛林
前正嗣徽焉菲幣鑿入卽辰金氣布清惟自玉以膺休祉
萬萬

復胡士寧

先輩李忠定公文集承表揚入梓節義文章甚幸甚幸序
文謬委朱晦翁陳正獻公二序齊七政而參兩儀燭火醯
鷄爭明擬大無過歟然微烈曠舉義當大書尚容呈臺原
本先僭校奉納更屬賢者複校古所謂校書如掃落葉傳
示萬古未易也字大恐費紙亦須如忠定行狀大書刻者
須擇人庶不虛是集也莆旱極穀二百四十錢四錢銀矣
看數日登場何如漳賊聞四五百劫未德已近仙界仙巨
家已移入莆適聞北虜又橫柰何柰何折糧似不可已時
周尊堂是月十九謝世時周右目似不可愈又加瘡子消
息茫然斗大之屋箭風之地識者皆謂不可居渠力無能

易而心切自信目雖起於憂時憂母憂子之故亦矮屋熱
不可堪而然天於大賢君子大是無意也賜米決辭則喪
葬家食何自濟意前奏政章其廉貧非專爲養親也謹告
不次 適又聞永春覆鼎復重被燒劫德化承澤黃廷魁
文學家亦被劫且近鄭司徒家矣莆涵頭懲往年之禍亦
來城問房幸檄府衛集兵操守及往仙遙振軍威并備長
鎗弓弩砲石守城池

答胡侍御

嚮承尊翰厚懷滿紙三復愧慰憲節北指不及走送豈勝
遙勤執事方重爲繩糾之翕張其馴鄒賊策無遺運遠邇

有餘快崇風素右廉節經紀忠定之遺文惠安之遺葉時
周之遺骸謂今而有是盛歛畏歛畏似聞區區亦在念中
固未敢謂誠然誠然重區區之愧也涼薄世韻寡諧世味
素亦淡方四十五已歛而寂矣五召僅二以赴以火篩孔
棘君相不安于席平藍義在金革且闔豎恣毒時也然猶
足是日西辭疏是日以北繼是念許月六七陳懷方幸骸
骨爲雲庄之雲消滅耳矣今加六十有六去謝事僅四年
卽有所付筋力何由支衰鈍之老尾壯盛英穎之行白洲
翁無前監耶且鄉論猶有僞君子之譏海內謬以賤姓名
上者或留中或取忤不惟不能出亦不可出矣明於壯而

昧於老又忍蹈龜山跡耶未上幸亟中止又聞承致委曲于牌坊之間斯固表律大端前輩循以無改者也區區敢故立異私意有無害無亦無害故三數大巡惠念賤朽與賤子達者皆力奉辭以今之受異前之辭義無敢以尤厚獨處也飲德則已過矣謹附衷曲望速行罷若謂已致不可反汗微聞張令親達子之惠尚輸郡藏中併以易粟人周一石可四百許實惠與賤父子受惠均也幸垂台照時周今併其乃尊墓爲砌石及俟奏立表約須六十之數親知賙儀亦足矣無煩別處附代一謝餘惟吾道寶愛萬萬

復馮郡伯

承諭龍蟹之辯破惑千古直以壺山爲郡之望躬走禱其下爲民之心近道者之舉古出禱山川靡神不舉近遣大臣出祀五嶽是意也但京師去五嶽遠此歷歷在望旣聚諸神於壇則境內山川皆屬仰叩晨夕有事義有主者輟一日之往固無害遣官代往亦無害莆山主紫帽與九華壺公皆雲出雨候爲常作三告文香燭帛菓酒遣三學官分告輕車裹糧紮虔將事使誠上通而下無所與爲擾執事主禱于壇而誠聯屬之一取應法也請擇請擇是時遲且急矣傳君至一甘雨也爲執事得寅賀爲民得賢理官賀不具

復陳峰湖

別來無任懸注每取道西湖則扣門看竹浮青澄碧回翔而後去固欲速主人歸駕以共命煙霞然具諸體者未大施而食諸家者亦未見其誠裕固未宜數數然以引去為高也知愛僭論廷佩方伯用世才也區區病其太淹聞有以江津事容安宇立劾議之江津殺一憲官縛一憲官內地俱搖而川之勁兵調征藍以盡此時非此權處可以無蜀不錄其功而媒孽以成其過後日為國家任事者誰人哉甚矣求人之太深也當其時所慰意者一廷佩自它高飛遠舉廷佩循故格且後焉以與無為而立安寧者比其然乎其然乎庭荆晚意方屬翁方伯附勤不謂遽此惠致錫重百朋具見交愛感慰無任人回書謝餘惟自王為世道光重不宣

復王陽明

廷言大叅回承致書惠兼審憲紀霜肅道况王潤漳寇畢功尋轉而經畧贛之新闕儒為世道賴固然而值今一遇有餘慨焉執事中立時行運醇鎮燥以大收儒効少違枘鑿將欲委唾殘棄之其不誠知輕重大丈夫哉夫假通以行志猶欲強尺枉以望尋之直直不得分而枉不可反汗孰肯立一恕以庇吾瑕哉腹心之言同道僭論以嘆世也

身素集卷之三
達子承論及渠材猶可教區區甚難渠舉之若易惜不立
堅苦志玩日愒月竟之無所似適子文亦異常局學較博
然亦欠堅苦負美材執事幸竝下嚴督之教收之弟子之
末道風吹鼓固不在門墻間也至惠至惠余惟吾道多愛
不宣

與張廣漢

承致教翰兼審畿輔肅清優力有湖州經略之寄望實擇
付固然也抑此頑獷之常意同之蘇世浩爲類蘇擇官一
撫而自縛以出矧執事之素諒已上畢師之捷矣近時可
慮當不止此擔荷大事海內群屬非交私諛言也自愛自

愛時周承遠賻感感曹憲副時中定菴華亭人子良粹求
物品時敏公之上文學尤過之今年八十四細楷草書精
絕區區眼中尤與者南臺嘗舉自代撫臨幸訪其廬遠則
延致表異張憲副芝廷毓歛人端靜好學在大理已有清
苦名與如賓東所相類爲楊月湖獨與聞久未克葬恐亦
撫下一事歆發廉退須此流人否則將不可爲俗矣蘇州
文僻不但學與藝高聞甚有行實祗奔乃尊太守之喪盡
卻祭賻亦人所難區區意潘南屏惟此生可繼不知然否
達廷宣幸嚴督教餘惟多愛不具

答程侍御

見素集卷之二十三
書
酷熱歷民隱求之昨天旱地震亡命者戢戢然相聚群欲肆奪食以執事之方落其魁也自阻是行蓋首賴焉欲爲下郡謝且道愛私以例不入臺附在楮使且具復瀆表坊不蒙遂已深荷悃顧夫以一事而拜列執事三數之辱名甚正意甚勤古賢君子受之矣辭誠若過第前辭後受誠不欲異處也昔闔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每朝王爲設脯糗設則逃已則復入謂不欲勤民以自封也今列執事處某無與勤民而某之自處若涉自封故屢以辭請非誠有矯惟諒而許之與拜賜均也地震多且異恐有兵荒之變幸先事爲易之圖王道長天宇風采甚佳希道傾注余惟爲

道保愛萬萬

答楊邃庵

李亞叅林廷元來兩辱書惠兼審獨樂綠野與造化爲朋徒任降位極之勞別一仙人界區區受用此幾二十年間飯時方起私意仙亦未然疏食水飲無事分樂天一日當二日尚亞者第未得偕丁卯雲庄之席以話疇昔缺陷世界也廷元道巾服猶未脫笥謹附見素巾小深衣奉上所少者小冠與條此易辦也適子記誦筆下似優其兄然不下著實功夫古文詩亦懶作幸爲我痛斥之阿翁言不足渠信也族弟典有問學有古行三十五六年官借路費

而來此與陳時周頗相類保無變也欠一進士人不知不具

答鄭少谷

友聲相逐雲龍下上於山連水截之間何幸餘年吾與也仰間价至長書雅調讀且快且媿焉不謂誤愛如許勿更道勿更道譜敘受役有愛哉儲殖庵乃尊壽篇三十年不落筆何椒丘碑文抑縮十五年以久繩引梓人之前與所謂畏蜀如虎者非歟執事尤所畏也然當強副舊譜本附在淵友至覆視不敢落也不敢落也會城孟郡丞乃祖銘先世與子若孫名諱官系欠詳幸屬并示克相豈城中同輩獨少聞亦無之若天假館職決平視篁墩圭峰而過幸道堅定適子承念感感瘡未全脫去學亦落固精神不逮亦無志遠大然也寶惠反璧拙詩近山齋選數篇執事幸敘爲重朔日城中水敗數百家區區心力盡始祖邵州公忠烈祠去且半懷抱欠清河魚坐苦書欠備情照

寄楊月湖

久不奉教言吾人例去形迹林居無害自晦執事亦爾踈斷似未宜達子書常道愛念亦豈懶筆研然耶近聞甚異伏枕鳴邑對妻子不能言亦不敢言固知悟徃易若轉丸及自有默相顯護之妙然亦憂墜之所過計也執事士夫

身素集卷之二十一
之觀慎重達子幸教之窮理盡性養靜力行鎮雅而視官
如無守義而視身如棄通圓巧宦吾道之所無取也百年
流瞬養士收用庶在此餘惟保愛萬萬

答王天宇

月之下旬二日一野人傳致執事書者問之茫不能對啓
緘知發自崇安歸驂諒已決矣東巡臺望聳聽而服深嫉
嚇腐之梟鴟遡高翔之鴻鵠持是而往而荷重而歛之寂
如鳥鳴春雷鳴夏虫鳴秋冬而以風鳴無入不自得矣和
杜心聲兼到近毛汝礪寄至數十首亦良是來賢誠可畏
矣古者任天下之重心爲之主而學以副之區區竊是心

者而學則不逮則固委吾分所當以畢吾志來諭謂不能
忘世而亦不必用世此懷仁揆智大人君子之事非區區
之所得當亦欲執事之所終副也事固有可爲有不易爲
者自愛自愛母讓母讓時周荷勤繕吾道盛舉然渠地所
非人所居無獨一草屋短陋已也力不能遷士夫群強之
且議助之卒不可竟之宗枋弗嗣後之者孤孱一昧再一
誤則若敖氏之鬼不食豈不哀哉僭爲之處書附伍方伯
想到矣即未然當附奉見吾人是心執事即發閩亦或有
所終惠也楊李二司空白齋幸致意楊司寇未及致奠幸
唁其子餘惟吾道多愛萬萬

啓泉山翁

嚮歲碧卿近德卿希韶三姻契回疊承詩吧異魚及利瞻
登科錄盛惠兼審令孫炫亦省祖而至一門樂事誰及之
首春道况清佳夫以望九之年應泛周旋禮意勤懇至簡
答題封亦自手出天厚元老精神福祉超絕一世黃職方
輦又一時周鄉國後賢可畏也學步數詩具別柬小吧爲
春官新還之賀餘惟願養天和爲後學型治是望

答劉德夫提學

陳石峰乃弟玉光來承轉致戴長壽白齋書且謂執事若
有疑書問之簡者區區山中人也在位率無書要地尤斬
斬以絕間一致執事趣尚同也格當如此執事書來山中
何嫌白齋傳稿附上教正渠書幸屬的當人寄上視到恐
遺落也得回書尤幸吳匏庵集羅圭峰全集有重本幸惠
從學族弟與其姪守仁皆吾道中人可與者余不具

答二泉

忠烈碑銘已登石惜甫僻一隅無善書者刻者摹印者奉
呈增愧容春堂集盡讀快幸今而後知作家有人惜衰頹
無鞭策處耳如命作序殊見卑弱覆瓿耳矣山齋所選拙
詩達子奉呈未未呈令鄭文學爲取上痛去而十一存之
浦友來賢可畏愛藉聲意勤次小江贈蒲履二詩奉咲不

寄毛汝礪

承大作瀾卷既又累長緜達子聯舟備道養克學進風操
愈以白憲節方重山立不移持是以徃信暮靄朝嵐銷滅
之世觀惠賴例不作書賢者禮宜殊謹此布謝并附數詩
陳時周已古人繼之者黃伯固林汝敦林孚可皆一流人
恐欲知餘惟多愛不具

與蔡我齋

久不相見執事古道自處人急我緩人取我卻固可窺其
隱矣茲者拳拳舊典之復孰敢有非者然事壞易而救難
革之道當革也必已日乃孚革而信又革而當其悔乃亡
其固未易爾矣執事先求之我使上下相安俟時而革固
相期以此運天下非獨一學校禮節間也朔日决湏一出
馮公頗吾人氣味居今求人以全難容面既不具

答孫德成

承惠何文肅公碑書刻與材精絕加以亭使文肅自辨計
無逮此一事而大可該也幽明有餘慰矣喜幸連日感感
謝謝惜謏劣無足以發如盲繪天文肅無已之榮俊無已
之愧也謚始得之乃孫之書今篆入碑首倘未具依此補
之已具祗於空處細刻略云公尋謚文肅碑已製書闕謹

補數語如何題名之委江藩多巡視後始專巡撫故僭易
題額幸尊裁并拙文竄定碑石信州稍可然材與書與刻
俱不逮蘇刻完幸同文肅公碑致數本至祝

與馮行健

數進士來訪謂執事慨然復坐講甚善惟跪謂近時通行
若在分名不在跪不跪重輕間也區區出學又廢坐講增
府揖增跪禮均不知出何時數進士謂故不見跪禮方思
源離學纔二年則起自余爲近白齋處學校過和不應起
跪禮則有所求爲近當其時僚友爭之諸生賤惡之則可
復爲近執事古道自將誠不在跪不跪恐未有以余事告

者未了了也且蔡郡博一泥古不通士然避要任散亦世
所難是惟容之爲上光武處一大以遂子陵之高越石父
請絕晏嬰禮爲上客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成人固成已也
謹用奉告幸示厚處萬萬

與席方伯

蔡宗交樂道其貧外物無足介其意璞玉渾金祥風瑞日
將慕程伯子之和以藏叔子之介自閨門以至酬物無一
不足人師莆士無福爲異已所中當道誤聽輕處之義在
必去誰復能留其所以調幹遲滯使托校文爲臺察地也
又深文繩之過矣過矣賢者爲我而去已大不幸而前後

身素集卷之三十一
所歷五月之俸僅支一月齋夫僅支四兩諸生叅補節儀
分毫無干此在吾輩均之未能且家貧何恃能去而和粹
從容有問即引過無纖毫尤人及不豫之色此非素養純
深其能至此哉以故人心益服敬之慕之得其題跋數字
爲榮村落小夫求識面以去例以一郡而天下後世之公
可推歸獄將有在矣聞疑士夫右之夫附要同情孰肯群
然右去位之一教且諸生屬歲監臨獨無思及此與執事
名古意又首二司幸力調幹勿使惜今日如惜僞學時也
區區首在疑列猶刺刺無避斯文扶衰不吾人誰耶且當
道有世講氣定之悔將終身予德不然將自幸與黨籍之

榮蓋齒資俱長諸士先屬將何謝耶列位同此山中無書
不別具

與馮郡伯

痘疹甚慘豕禍亦大作臈月迅雷已乃雪春正月至
月後多陰晦恒雨恒雷水溢田麥菜無望高者亦甚
公雷二月發聲臈月正月爲失時爲陽氣不固恒爲政
一之象且雷陽也雪陰也旣雷則不當雪皆失節之
恒雨爲狂之罰與陰晦不解皆爲陰盛侮陽下謀上餘
亂未解之証夫人心天地之心怒則震雷甚雨喜則和風
麗日執事廉剛果斷是爲陽明之象僚屬亦無甚疵政不

見素集卷之三
謂之陰豈咎不在此在彼歟然不幸此地見之竊意行屬
修省以祈晴朗及間有如致旱墮霜之漸亦運幹其間人
心悅則天意順倘謙讓無力幸托今大巡公救解則今日
所運用之一郡者固一面之寄臺省之峻烈也會中容面
不具

見素集卷之二十二

